薛子庸語

薛子庸語卷四

門人向　程　釋

曾孫　耳　校

賞罰第九

薛子曰賞當其功則驥駑有同奮之心矣罰當其罪則涇渭知分流之恥矣（當去聲）

薛子曰君子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壽夭一以視之矣

薛子曰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用古之王天下者不借才於異代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夏商不用也嗚呼安得以人事君者而使野無遺賢乎王去聲

薛子曰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謂之竊位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而不能薦之於衛其所謂使者抑亦虛文也乎

薛子曰天下之治亂係於君心之邪正也云

心之邪正係於相道之賢不肖也君子相則君心正而天下治小人相則君心不正而天下亂詩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此之謂也

薛子與吳定甫陸幼靈登盧龍觀之巔臨江而坐幼靈歎曰長江如虹萬象森列斯誠天下之偉觀也芝之獨以青衿而亦厠於斯游能無感乎定甫曰遇有遲速子姑待之薛子曰不然遇與不遇何容心焉浴沂風雩若將終

身此夫子所以與點也幼靈起而謝曰先生之言至此芝之又長一格矣觀去聲長上聲性字定甫芝字幼靈黃才伯問於薛子曰今之世孰可以當理學之儒乎薛子曰請誦所聞而吾子擇焉請聞之曰河津有薛德溫浙會有陳公甫蘭谿有章德懋餘姚有王伯安高陵有呂仲木之數人者何如曰德溫公甫德懋仲木庶幾哉理學之儒矣若伯安者吾竊有疑焉薛子曰宜

指本原刪蕪剔穢伯安於學者亦不可謂無

功也特其自任有教無類而門多市井至使

以游辭惑世則其慮之所未及也佐字才伯
瑄字德溫

憲章字公甫懋字德懋
守仁字伯安楠字仲木

才伯謂薛子曰近代理學之儒則既聞命矣

人才在成治以來者可得聞乎曰人才難得

亦難知姑就以所聞者質之若羅整菴正莊孔

暘賀克恭鄒汝愚楊方震韓貫道王應韶傳

邦瑞王濟之吳原博王懋學邵國賢何粹夫胡永清毛憲清崔子鍾舒國裳之數人者何如曰此皆一代之聞人也典刑具在而邇來士人若罔聞焉何哉曰此可見世道升降之幾也幾平聲倫字彝正杲字孔暘欽字克恭智字汝愚廉字方震文字貫道雲鳳字應部珪字邦瑞鏊字濟之寬字原博鴻儒字懋學寶字國賢潞字粹夫世寧字永清澄字憲清銑字子鍾芬字國裳

蔣子曰聖人以仁義履至尊故高而不危以

才賢任衆務故動而益固

薛子曰虞舜無爲而治曆象日月星辰封山濬川命九官十二牧非無爲也以事處事而非有所作爲也故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矣後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者何益於治哉祗以釀亂而已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

薛子曰仲尼歷聘列國而其君有問則答不可與言者勿言也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而

王仲淹猶獻箴焉是不善學仲尼者也

薛子曰爲國者莫不以足食足兵爲事秦收六國散亡之卒以聚咸陽兵非不足也陳勝吳廣杖梃一呼而潼關三輔皆破裂矣隋漕關東汾晉之粟以給長安食非不足也翟讓李密奮劒一擊而黎陽洛口皆耗散矣故曰民無信不立

或問友薛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苟

合也求親則反踈加敬則取慢君子唯滃然以道自處而已矣彼屈巳以養交聚衆以市譽者小人也處上聲

薛子曰虞舜烈風雷雨周公雷電以風其所感於天者不同也孔子絕糧于陳孟子傳食諸侯其所遇於人者不同也然而聖賢之自處則一也處上聲

薛子曰君子言不苟容行不苟合雖困窮以

沒齒固丈夫也小人言必求容行必求合雖榮顯以終身亦妾婦也行去聲

或問於薛子曰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陸賈之言其信然哉薛子曰仲尼道配天地固不因權而立也德冠古今固不因勢而行也

陸賈之言見新語

薛子曰伊尹造商呂望興周其功大矣而其道固猶夫耕釣也顏回陋巷曾子縕袍其身之

窮矣而其道固達諸天地也

薛子曰閨門之內萬化之權輿也一念之微百行之根柢也君子慎之小人忽焉

薛子曰器有毀而不治形而下者或有時而滯也道無廢而不興形而上者則無間可息也

薛子曰楩柟豫章天下之良材也產於窮山絕壑而舟車不通工匠不至陵谷變遷而仆

且腐焉猶可委也道德才藝天下之良士也仕於通都大邑而遠近忌之左右擠之日暮途窮而老且死焉是誰之過與與平聲

薛子曰懷二心者不可與事君無定見者不可與慮事

薛子曰溢於財而無義者不能長守富也尊於位而無德者不能長守貴也

薛子曰日食星殞六鷁鸜鵒秋蜮冬麋有[illegible]

不殺李梅冬實凡若此類春秋必書謹變異也讖緯之說圖曆之占雖或幸中君子不道也

薛子曰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達則道行窮則道明故雖欲生人而不求售雖欲濟世而不屈身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而已矣

薛子曰心一也而有人心道心故其精神可以爲聖亦可以爲狂性一也而有理義氣質

故其發見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彼謂即心即聖任性即善而無事於存心養性者皆妄也

易簡第十

薛子曰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支離而易簡之理明故楊子曰支離所以爲易簡也易去聲

薛子曰太史察寒暑災祥以天占人也聖人觀高卑俯仰以人占天也

薛子曰忠質文三代之異尚也理勢循環自有不容已者也

熊元直問爲文之法薛子曰文以載道也六經論孟之外如孫吳遷固可以爲文而不可以爲道也夫子所謂辭達而已者此千古爲文之法也辭何以達哉理精義熟而得心應手自然成章也元直唯唯而退（鼎臣字元直）

黃才伯歎邇來人才之日壞薛子曰何爲其

然也曰弘治以來李賓之以詩文爲倡而人皆趨之風斯流矣迨正德初又有李獻吉者出焉以詩文自負欲跨賓之而上之時人爭相倣傚競習詞華未幾而王伯安之學興似若差勝於前者然其聚徒成黨而作僞日甚爲害又不止於詩文矣五十年來人才所以日壞也曰賓之之在當時人謂其不矯矯以自明而有默旋弘濟之功罷相而家無餘貲

寓京而門無雜客獻吉始上疏而論壽寧繼代草以劾逆瑾氣節凛然一時莫及伯安始剴切以論時政繼極言以救戴銑等又縛宸濠以靖江右降士夷以平思田其氣節功業又近時所推讓者也特倣之者不於三公踐履行事之實而於其語言文字之間固士風之日趨耳於三公乎何尤曰子之言固然吾則本其風之自也東陽字賓之夢陽字獻吉壽寧侯張延齡

薛子曰國之所以不進君子者左右毀之也國之所以每進小人者左右譽之也故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左右皆曰不賢未可也

薛子曰昔越王句踐敗吳人於檇李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晉文公敗楚人於城濮退而有憂色謂羣臣曰自非聖人未有戰勝而不危者也此二君之所以成覇業也彼得意而驕者鮮不及矣

薛子曰家庭之間恩常掩義禮太嚴則情不洽而漸至於離禮太寬則情不聯而漸至於踈是故家禮貴於寬嚴之得中

薛子曰父子兄弟之間不責善然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有過則幾諫有禍則相戒此善於責善者也幾平聲小宛之詩兄弟相戒以免禍而作

薛子曰人臣之事君也與其以數辱爲戒而不言不若以勿欺爲訓而直言人子之事親

也與其以色莊爲戒而勃然不若以色難爲訓而婉然數入聲

薛子曰朝廷之禮以嚴爲主然而都俞吁咈之相承則又未嘗不和也君臣之分以敬爲主然而手足腹心之相待則又未嘗不愛也

裘子憲爲常州司理問政薛子曰峻法以治有罪而民之蠢愚者或誤而入焉恤刑以釋無辜而民之奸黠者或幸而出焉此司理之

所以難也必也鑑空衡平而不主於先入之言不惑於左右之說其庶矣乎子憲曰然任濂字子憲

薛子將之浙唐應德謂山陰王汝中可特訪之及之江西羅達夫又問汝中議論起居薛子將謂汝中必伯安高第弟子也既而汝中爲南兵部武選大不爲公論所容薛子爲考功黜之二子始駭而疑久之論定各貽之書

以寓謝絕之意或謂薛子薛子曰吾黜汝中乃受命于朝而盡君臣之義不謂其朋友之間情不掩義亦至於是也朝音潮順之字應德畿字汝中洪先字達夫

薛子曰開國起家莫不由於祖父之勤儉也敗國亡家莫不由於子孫之奢惰也故易曰子克家詩曰繩其祖武

薛子曰巫醫有恒農圃有老此小道所以有

可觀也會而通之斯不泥矣

薛子曰尚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法典固所當輕而重典亦所當用也自贓吏之誅不行於天下而士多不顧廉耻矣自羣飲之殺不行於天下而民多不畏法度矣宋初嚴贓吏之誅周時羣飲者殺

薛子考察南宮嚴嵩爲相囑其私人諸傑寓書欲逐言官王韜孟薛子不從而黜傑嵩恨

之嗾御史桂榮誣論將寘薛子於重典冢宰熊説之力捄乃免尋中説之以他事遣官校押歸薛子曰應祈累公矣説之曰各盡其職何累之有韡字韜孟浹字説之

薛子謫建昌道經吳門朱懋忠訪于舟中曰吾嘗從事南部蓋知虎者也南部無權備有考察一事事畢則人侮之矣但人臣以人事[illegible]不但進賢尤當退不肖也子其安焉曰前

事如當雖重罰亦所甘心也何不安之有曰子之言是也（希周字懋忠）

薛子曰物雖金玉必砥礪琢磨斯成器也人雖上知必省察克治斯成聖也（知音智）

薛子曰晉平公年七十而欲學師曠謂其炳燭之明猶愈於昧行也然觀衛武公年踰九十而猶使國人箴儆焉則學也者其必斃而後已者乎

薛子曰尚書五福以壽富爲先然壤蹠非壽也愷崇非富也必也以久道爲壽以積善爲富者乎故以攸好德考終命終之（原壤盜蹠 王愷石崇）

薛子曰倉吾繞非讓也尾生孝巳非信也荆軻聶政非勇也（倉吾繞娶妻而美讓於其兄 尾生孝巳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抱橋柱而死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不克而死聶政爲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殺）

薛子庸語卷四

薛子庸語卷五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設官第十一

薛子曰國家設官以爲民也然官多則民擾官省則民逸苟得其人則一官可以兼數事不得其人則數官不能治一事官何貴於多設哉書曰官不必備唯其人此之謂也

薛子曰刑賞大政也刑濫則多寃刑失則易犯賞僭則不勸賞吝則生怨

薛子曰眞者必不僞僞者必假眞眞僞之間君子所當深辨也

或問君子何所好乎曰好學好賢好德好問小人何所好乎曰好貨好色好動好變夫好學則慧好賢則益好德則修好問則裕此好之得其正者也好貨則貪好色則淫好動則亂[illegible]

褻好變則亂此好之不得其正者也好去聲夫音扶

薛子曰程太中蘇明允皆父子自爲知己雖其所爲知者微有不同天性之至樂則一也堯舜聖人也堯無子而舜無父程蘇之樂豈易得乎樂音洛珦爲太中大夫顥頤之父洵字明允軾轍之父

薛子曰天之所愛者民也君之所敬者天也勤民則敬天矣民心悅則天意得矣禱祠禜祭豈事天之道哉

薛子曰禮不豐不儉唯其稱也今婚喪之家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以一朝之費而破終身之業馴至饑寒切身而不顧廉耻矣習俗之日趨豈亦教化之不行乎稱去聲

薛子曰治世之民安分故訟簡衰世之民犯分故訟煩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分去聲

薛子曰郡縣盈庭之訟日不下數十百人以

天下之郡縣計之日不下數百萬人以數百萬人而妨農廢業民生何由而遂太平何由而致也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薛子曰人嘗有言赦者君子之不幸而小人之幸也吾則謂贖刑亦有然者矣書雖有金作贖刑亦唯過誤者耳若刑故無小則豈得從贖典哉

薛子居京師與王允寧為鄰允寧朝暮見輒談文藝曰李獻吉文之師表也薛子曰獻吉氣節之士也烏知文哉秦漢以上人言語葢未嘗一究心也所謂如人無頭尚可與言文邪曰然則子固勝之邪曰亦安得以文較勝負哉允寧輾然而笑曰有是哉維禎字允寧

孫志高毋過薛子輒稱允寧之文以為難及薛子曰而鄉有王伯安顧舍之不學而學允

寧邪曰子尚伯安之學是一大蔽也伯安發玄虛之論爲庸常之文安足學哉曰伯安之論非玄虛而其文亦不庸常也予殆不究心耳曰子是之言其終爲伯安所蔽矣曰伯安豈能蔽余哉因其偏而取其長伯安亦吾黨之先覺也志高默然舍音捨 字志高

薛子曰世治則民樂生而畏死故可勸以善而懼以罪也世亂則民輕生而不畏死故教

不從而刑不服也

薛子曰人君南面而執珥者正心以蒞下也人臣北面而執笏者一心以事上也

薛子曰君子樂得其位者謂可以施德澤於萬民也小人樂得其位者謂可以享富貴於一身也樂音洛

薛子曰君道之要有三一曰敬天二曰勤民三曰知人相道之要亦有三一曰正君二曰

薦賢三曰稽衆相去聲

薛子曰天下之治忽係於人才人才之邪正係於學校祭酒提學可不慎擇其人乎濫以授之而欲人才之成也難矣

薛子曰科場之有司人才之衡鑑也鑑空衡平而人才之輕重妍醜得矣今不衡不鑑安望其平且空乎此謬種流傳宋人所以虞之也謬種流傳見宋史選舉志

薛子曰今邊境無遼夏金元之君長而封豕長蛇洊食上國歲甚一歲此有形之患也郡縣無龔黃卓魯之守令而十羊九牧民窮盜起日甚一日此無形之患也有形之患人知慮之而無形之患則莫之慮焉此有識者所謂擇將當先擇吏防邊當先防民也君長之長上聲

薛子曰人言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非晷刻之有盈虛也人心之憂樂不同

若見其有長短也樂音洛

薛子曰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存乎君也韓張不易君而治李楊不易君而亂存乎臣也韓休張九齡李林甫楊國忠皆唐明皇之相

張文隱公語薛子曰輔弼之任誠不易也爾何以助我乎對曰大臣之道古人論之詳矣旂敢復有言乎但游俠佞徒不當接見入則拾閭巷之語以惑聽出則假密勿之論以眩

俗此最所當謝絶者也曰子是之言宋人嘗言之矣吾輩不當玩覩而留意斯可也易去疾治諡文隱

薛子曰諺有之古之祿厚故多廉吏今之祿薄故多貪吏夫廉貪豈在祿之厚薄哉君子雖祿薄而廉小人雖祿厚而貪

簞瓢第十二

薛子曰顏回簞瓢陋巷而孔子稱之非稱其

貧也以能不改其樂也曾參糟糠不厭原憲藜藿不充孔子非不知其貧也以其所樂者猶或不及回也樂音洛

薛子曰君子不可有世俗之情也然亦不可不知世俗之情也有世俗之情則不能處已矣不知世俗之情則不能處人矣處上聲

薛子曰王子比干伯夷叔齊非惡生而好死也不能求生以害仁也顏回曾參原憲非惡

富貴而好貧賤也不能違道以干時也惡好去聲

士有貧而宰縣者未及期而以貪敗既歸而復貧或問於薛子曰彼以貧故貪今乃復貧何也曰子不聞乎昔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捨魚得祿終身食魚受魚失祿終身無魚貪者之貧又何疑乎然鄭相之君子猶病其[illegible]功謀利也況彼貪者又何

泥去聲劉基音

薛子曰程子謂人君之心唯在所養豈唯人君哉凡人莫不皆然也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長上聲

薛子曰董仲舒豈直漢儒而已哉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固先難後獲之指也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非深造自得者其孰能知之

薛子曰楊子雲一代之偉人也太玄法言豈

淺之乎為學者可擬議哉特其泥於聖人不死之言求生於王莽之時殆不善避名而見幾之不早也老子曰聖人不死

薛子曰一中說也程子以為極有格言而朱子歷詆其模擬僭竊之妄何其與程子之言不類也

薛子曰孔子作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以其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故也前此則未

之及焉葢嫌於南面之權也說者謂綱目紀

獲麟而作而漢唐七制三宗之時亦爲之褒貶焉無亦任之太過與七制漢高文武宣光明章三宗唐玄肅憲

王告若與薛子論學于靈濟道院既而問所以壽其母者薛子曰吾聞之志於理學皆母教也母以教而成子之賢子以賢而成母之志悅懌而康有弗壽哉昔尹和靖之母知有善養不知有祿養其所樂而安者可知也

和靖爲程氏之學將非子之所優爲者乎曰吾嘗自勉思所以壽其親矣樂音洛之誥字告若

薛子曰韓退之蓋有得於道者也原道一篇豈文人之文焉已哉惜其以文而掩道也

或問吳澄許衡不當仕元薛子曰此二子之所以不可及也二子豈爲功名富貴者哉特以天地晦蝕不忍生民之糜爛也仕元而損名固其所甘心矣此二子之所以不可及也

薛子曰楚莊王以虞丘子爲賢而相之舉國政而授之而虞丘子未嘗進一賢樊姬謂莊王曰妾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王之寵也恐傷王之義而進與妾同者數人虞丘子爲相數十年其所進者誰也莊王以其言告虞丘子虞丘子辭位薦孫叔敖以代叔敖相楚遂霸時以爲樊姬之力吾則謂使虞丘子固位而不進叔敖莊王亦未必遽逐虞丘子也

甚則若呂夷簡之許廢郭后亦未可知矣是楚之霸虞丘子亦預有力也夷簡事見宋史仁宗明道二年

或問施報之道薛子曰施德者貴不德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伐厚之至也受德者貴報德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孔子曰以德報德二者各盡其道而已矣

或問王政化霸政威强政脅何謂也薛子曰王者以德行仁故化霸者以力假仁故威强

者以力棄仁故脅脅者人亦將脅之威者人亦將威之化者則如化工之造物舉一世而甄陶之咸相忘於丕冒之中也王政化三句劉向新序語

薛子曰仁人之於民也見其饑寒則思衣食之見其勞苦則思休息之見其無知犯法則思矜恤之不仁者之於民也重之以賦稅困之以力役苛之以刑罰豈其人有爾殊哉良心之存與不存焉爾矣

薛子覩學紹興謁陽明書院季明德錢德洪王汝中其饌於院中聚焉明德曰吾輩今日只須論學毋論往事也薛子曰疑有可質當極論之奚必限今昔哉汝中揖而前曰往年承教吾知過矣過也如日月之食復其光天地之心乎薛子莞爾而笑曰果若子言則吾爲晏嬰不知仲尼矣如其不然則子爲正卯吾其仲尼矣於是明德德洪咸作而言曰然

哉然哉可謂善譚也本字明德寬字德洪

鍾季烈將宰吳江見薛子以初政未知爲慮薛子曰昔人有言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光定則自明矣不當詢諸左右以啓其窺伺之計也崇武字季烈

薛子曰賢師良友在前詩書禮樂在御而爲不善者鮮矣憸人狎客在側狗馬博奕在御而爲善者鮮矣鮮上聲

薛子曰大人者天人合者也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自有道者視之藐乎其小矣曷足以為大哉

薛子曰人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妨生無以驕奢敗俗無以暴虐戕人無以富貴自矜無以貧賤自輕

薛子庸語卷五

薛子庸語卷六

門人[illegible]注釋

孫[illegible]校

伊尹第十三

薛子曰伊尹呂望用而天下知湯文之將興芊萃惡來用而天下知桀紂之將亡有國家者於用人之際可不慎哉

熊有孚爲固始宰問政薛子曰宓子賤宰單

父坐而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遑而單父亦治或逸或勞唯量力而爲之也炤字有予

薛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氣之相感也賢者立於朝則天下之賢者相率而從之不肖者立於朝則天下之不肖者相率而趨之故人君立相不務多務得賢者而已朝音潮相去聲

薛子曰周禮荒政安富賑窮二者並行而不

倍未有不安富而能賑窮者也未有賑窮而不由於安富者也

薛子曰天下無常安之國亦無常治之民得人者安失人者危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或謂薛子曰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敢問何者爲先薛子曰吾之所愼者一也愼其一而五者不能違矣一者何也愼其

獨也公生明六句劉向新序語

鍾季烈宰吳江逾年見薛子於浙之學臺曰小民易治也中有一二為梗者奈何薛子曰昔西門豹治鄴魏文侯語之曰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賢豪者親之辨博者師之揚惡蔽善者察之則可以徐為之所矣季烈唯唯已而吳江遂無有梗者好去聲

薛子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而天地亦有始終變通莫大乎四時而四時亦有舛錯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日月亦有晦食唯一元之理則貫乎天地四時日月循環而不已也

薛子視學兩浙君子好之衆人惡之或曰何不令衆人亦好也薛子曰吾知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人之好惡吾何知哉

薛子過海寧石廉伯見焉廉伯論時之巡浙

者以厲色驕人曰昔人謂心爲形役乃獸乃禽若人則形爲官役無物比倫矣薛子曰此下學之過也學則潤身而晬面盎背官不足重輕矣豈至形爲所役哉廉伯顧謂諸生曰爾箴識之學也者誠安身立命之先務也

識音志箴字佑麋

薛子曰司馬法有之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是好戰不可也忘戰亦不可

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斯上之上者也然非舞干苗格之聖人其孰能之好去聲

辟子曰天下之亂生于民之惰而奢也惰則不即田工而喜末作奢則不節用度而逐侈靡由是畝畝荒蕪衣食不給而亂心滋矣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匱則禮義生而至治可幾也周禮宅不毛者有里佈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爲人上者可以深長思矣

薛子曰為人上者重農驅末尚儉禁奢辨上下之分而等威不紊則民志定而風俗可淳民生可厚也舍此不務而必曰勞富以逸貧抑貴而扶賤祗以長競啓爭而日紛紛矣吾見其擾也未見其治也

薛子曰奢惰之民堯舜不能使之富也勤儉之民桀紂不能使之貧也

薛子曰人之生也各一其性性與氣元不相

離也孟子道性善特以其不雜於氣者而挺本言之耳荀卿言性惡公孫子言性無善惡揚雄謂性善惡混劉向謂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韓子言性有三品亦各從其見也學者反惡歸善以復其本然之性斯可矣謂性本善而縱其所如鮮不爲氣所使也

鄭窒甫謂薛子曰張秉用韋鎮守清莊田摡才俊謝苞苴元侯中貴爲之斂束可謂才相

也已曰是惡足論哉議禮議獄大作威福以遏吾堯舜之初心厥罪大矣瑣瑣之功其何能贖哉曰子之言至此秉用無所逃矣許廷美比之殷夢賚傅周嶽生申誠過也已相去聲[illegible]字室甫璁字秉用更名孚敬讚字廷美

鄭室甫問席文同霍渭先何如薛子曰二人初政咸有可觀附和以膺顯擢難乎免於子之議矣當時言官之論豈盡非也哉曰子

之言是也（和去聲書字文同韜字渭先）

蔡子爲新河宰問政薛子曰今之爲州縣者不曰城門刺史則曰破家縣令未聞出於何典而動輒言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自幼所誦習者則若罔聞知也予審於二者之間而慎以行之於新河之治也何有（蔡名懋昭豈音愷弟音悌）

蔡子宰新河患盜問於薛子薛子曰昔人有言盜有源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衣食不足盜

之源也能止其源何盜之有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豐世無盜者足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欲止水而不塞源也胡可得哉蔡子治新河逾年而盜息

薛子曰言無隱而不聞行無微而不著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當慎也

闕疑第十四

薛子曰知而闕疑則不繫矣仁而決所則

懦矣勇而自反則不暴矣知去聲

薛子曰知而私者不若愚而公也巧而僞者不若拙而誠也知去聲

薛子曰君子以知能淑人以學術訓世小人以知能欺人以學術惑世知去聲

薛子曰無所不言者鮮有行也無所不爲者鮮有成也是故君子言動必慎鮮上聲

韓汝化之喪十有五年而貧不克塟薛子在浙謀之同年曹伯貞李先之各捐俸以助之而韓氏之孤寡猶不克焉是時王懋復爲巡浙御史凡鄉宦之顯者則饋以坊價薛子以汝化之喪告之而有難色且顧左右而言他薛子待其言畢徐謂之曰汝化以狀元官翰林假令尚在先生不爲之建一坊乎於是猶降辭色曰且圖之既而給焉如坊之數汝化

遂克壅如禮石廉伯聞之曰薛子可謂善論矣雖若人亦爲之感動也（應龍字汝化亭字伯貞文進字先之應鍾字懋復）

馬伯循問於薛子曰宋景濂嘗論宋人諸家之學矣當否如何曰吾亦聞其論矣若金陵東嘉永康金谿橫浦金華廣漢武夷之論大都得之矣其論眉山無乃誅絕之甚乎曰然此其先入於朱元晦之言也（金陵王安石東嘉陳傅良永康

陳亮金谿陸九淵横浦張九成金華呂祖謙廣漢張栻武夷胡安國眉山蘇軾皆宋人濂字景濂其言見龍門子理字伯循

薛子自白翟將之長安遇馬伯循于三原伯循曰昔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今所在横議謂聖可立至書不當讀而猖狂自恣攘竊矯誣蓋又甚於楊墨矣寔自王伯安倡之也乎其謂何薛子曰此末流之弊也豈伯安之罪哉

薛子將之固原裁景仁候于蕭關聚焉有客在座曰趙子之不仕爲宰相之索賂也景仁曰吾豈爲是哉古之人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汚其身以成君之事乎今則以賄汚人而又不容人之有爲吾是以甘心畎畆而不悔也薛子曰趙子其眞卓犖之士哉彼硜硜者固難與並論也爲宰之爲去聲 時春字景仁

喬景叔候薛子於耀州見焉論及關中之士

薛子曰是河華之所鍾也於是景叔盛稱司馬遷之文爲古今之冠薛子曰吾恐河華之鍾者不在此也曰云何曰不有張子厚其人乎景叔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誠溺於俗而安於習矣世寧字景叔

薛子曰人性皆善而不能戒懼愼獨斯惡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不能戒懼愼獨斯桀紂矣彼謂合下便是聖人者眞狂言也

薛子曰堯舜禹文周公孔子皆性之之聖也然兢兢業業祇德小心待旦發憤其作聖之功曷嘗少有間斷哉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薛子曰昔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氣衰身病將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王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祝宗

用事而不敢有所求也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乃欲使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安得聞此言請革心易行于是晏子出而不言乃令祝宗具牲玉將有事于上帝景公促止之仲尼聞之歎曰人臣之道善則歸君過則歸己晏子有之夫晏子孟子之所不爲也事一國之君而且能是宋史彌遠曲學阿世而爲天子宰相顧籠絡士夫而過

則歸君不恤宗室之罪人抑亦晏子之罪人
矣

或問於薛子曰昔晏子謂嗇者君子之道吝
愛者小人之行可得聞乎薛子曰聞諸晏子
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嗇者君子之道
也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
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薛子曰諺有之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

節斯言非無自也富而後教仲尼嘗適衛而
歎也

薛子曰君子之立家也子孫之賢不肖皆天
也未可必也祖宗之綂緒則在我也不可以
不紹述也

薛子曰富在知足貴在知止故曰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薛子曰已雕已琢之玉不可返於璞也已

已漓之俗猶可還於淳也此此道器之别也

薛子曰人嘗有言亡國之臣不可以言知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然百里奚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韓信去楚而楚敗之漢而漢興此又不可以槩論也用不用之間也知音智

薛子曰善譽者謂飛廉有比干之忠善毀者謂伯夷有盜跖之行明者自不爲其所入也

薛子曰人嘗有言窮鄉多曲學小辯亂大知

巧言混正論小惠妨大義不有明達之君子其爲害也不淺矣知音智

陳宗孟問詩與文之法薛子曰子方以邊才受薦雖百人敵猶不足學而戢毛錐之事乎叱朱弄墨壯夫所不爲也曰吾將以遣興耳聞子之言誠不足爲也其學字宗孟

薛子庸語卷六